

# 金龙古壮字的借字方法\*

何明智 黄柳菱

[提要] 金龙古壮字在造字方面借用汉字的痕迹十分明显,借用喃字也具有独特表现。借汉字的方法包括借用汉字形、音、义、借汉字释字、仿汉自造字;借喃字方法包括借用造字符号、借用增减符号造字的方法、婉转借用、借用部首及其功能等。

[关键词] 金龙古壮字 借汉字方法 借喃字方法

金龙古壮字<sup>①</sup>也叫“傣音古壮字”或“岱音古壮字”,是广西龙州县金龙一带壮族使用的一种类汉字文字。虽以某个地点命名,但其分布还应包括金龙附近的大新、天等、宁明、凭祥等地。

## 一 金龙古壮字文献及相关研究

金龙古壮字古籍文献的种类较多,民间藏量丰富。民间散见的歌本,除了目前已知的《玉花与范子》《菊花与宋珍》《董永古传》《男金氏单古传》《𠂔<sup>②</sup>吕良君》《梁山伯与祝英台》《金栏结子英》《传播》等8部长篇古壮字叙事长歌外(何明智 2008),还有弹唱曲《塘佛》《求务经》、弹天曲《邀仙曲》《欢乐曲》《逗天曲》、唱天曲《唱天谣》《唱牛》《唱四季》、跳天曲《开辟五方》《摆扇舞》等60多种(何明智 2015),以及工具书《三千书》《纂要三千文》《五千书》和民间非宗教从业者所使用的仪式书如《官郎歌》《坊歌》,大新下雷、宝圩一带的“巫经”“伏经”;若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三套集成”整理的古壮字歌谣、民间故事和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数十年来收集的各类金龙古籍文本,则数量更多。

金龙一带的古籍文献手抄本,除少量“道公经书”是用纯汉字记写外,绝大多数是用古壮字记写的。《古壮字字典(初稿)》(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1989)共收集各地古壮字10700个,是第一部也是当前唯一一部古壮字字典。但是,其编者也承认该字典对壮语南部方言区的古壮字收集、收录不足,存在一定的不完整性。目前已整理出版的古壮字文献有《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壮族鸡卜经影印译注》《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一)嘹歌》《布洛陀经诗译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壮族卷》等。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金龙古壮字古籍文献译注(19VJX118)”阶段性成果。论文写作得到杨海龙博士的技术性指导,匿名审稿专家给予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致谢意。

<sup>①</sup> 《古壮字字典(初稿)》(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1989)收录的字在一定意义上可看成是古壮字标准字体,但壮族各地所使用的古壮字差别较大。笔者多年一直从事龙州金龙一带的古壮字研究,因此又单独分出“金龙古壮字”这样一个类别。这只是笔者为研究方便提出来的原创概念。

<sup>②</sup> “𠂔”jo:k<sup>55</sup>为古壮字,义为“花”。

一般认为,壮族先民是中国稻作文化的重要开创者。金龙古壮字经诗《塘佛·求务经》含有壮族先民开山造田、用大象犁田等稻作文化内容;大新下雷许庆盟抄本“巫经”《顿造忙》也有壮族先民早期稻作场景的大量描述。由此可知,金龙古壮字古籍文献的价值不亚于壮语北部方言区的创世经书《壮族麽经布洛陀》。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出现于金龙一带的古壮字关注度较低。目前已经整理的古壮字文献以壮语北部方言区的为主,对于以金龙古壮字为代表的壮语南部方言区的古壮字极少涉及,仅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中心主编的《顿造忙(创世经)影印译注》。在此情况下,整理和翻译金龙古壮字古籍文献尤为重要。

张声震(2012:3)在《古壮字字典》重印本“序言”中指出,借汉字是古壮字的4个大类之一。所谓借汉字,即直接借用现成汉字,且根据不同的借用方式,可分为借音字和借音借义字两种类型。郑贻青(1988)根据靖西方块壮字借用汉字以及在汉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情况,将其分为音借字、训读字、借词用字、音义合体字、意义合体字、形声字、类形声字、其他字等几类。这些看法对研究金龙古壮字的造字特点很有帮助。

金龙古壮字与越南的岱侬喃字(以下简称为“岱喃字”)非常接近,要考察其造字特点,需对岱喃字作必要的比较和分析。这可从以《三千书》<sup>①</sup>为代表的金龙古壮字古籍手抄本入手。《三千书》是一种字典性质的文本,俗称“字书”,共收录3000多个古壮字,其主要使用者为金龙壮族。

越南汉喃研究院(Vien Han Lam 2005)曾对通用岱喃字进行了考查,认为岱喃字中的人称代词、身体部位名词和数词用字,总共有97个。根据岱喃字的来源可将其分成借自汉字的岱喃字、借自越喃字<sup>②</sup>的岱喃字、自造岱喃字等几类。其中,岱喃字有超过65%的字借自汉字或越喃字,自造字只占34%强。

吴小奕(2005)考察了10000多个岱喃字,认为“其中大部分为汉字,几乎占到用字总量的80%,只有2300多个非汉字。全文共出现了1500多个不同的字形。其中完全借用汉字或对汉字形体稍作变化的约占2/3,另外1/3的非汉字中大部分为岱依族人自己创制的喃字,还夹杂有少量越南喃字”。同时,记录汉语词的汉字基本保持汉字原字形,大部分汉字使用的是繁体形式,少量使用简体形式。不过,有些字只出现简体形式,如“礼”,基本上不写作“禮”。一些俗体或草书形式也时有出现,如:“叫”写作“叫”,“收”写作“収”等。还有些记录汉语的汉字被岱依族加以简化并成为更习用的形式。

经过我们的考察和分析,金龙古壮字同时具有其他古壮字和岱喃字的一些特点。作为一种记音符号,金龙古壮字鲜有以字形表义的情况;在造字实践中,又有其借汉字、借喃字的独特表现。

<sup>①</sup> 《三千书》有多种版本。目前已知的有:①馆藏本《三千书》(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中心于20世纪80年代征集);②古本《三千书》(金龙镇横罗村查内屯黄振宏收藏,抄写年代为“×伍年岁在庚申八月”,初步断定为民国以前的抄本);③传本《三千书》:《字学纂要》和《指南解音》(从境外传入,金龙横罗村板烟屯马贵益收藏。破损严重,但内页尚好,是笔者目前所掌握的金龙壮族民间收藏字书中最为古老的版本);④《纂要三千文》(金龙镇横罗村下其逐屯沈德宝收藏);⑤新本《三千书》(成书时间不详。抄写于1992年农历三月初五至四月初十)。目前,新本《三千书》在金龙壮族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本文所引《三千书》例字均出自该版本。

<sup>②</sup> 根据使用民族的不同,越南境内的喃字可分为越喃字(越族)、岱侬喃字(岱依族)、瑶喃字(瑶族)和彦喃字(彦族)。

## 二 金龙古壮字借汉字的方法

与《古壮字字典》收录的“标准体”古壮字一样，金龙古壮字也脱胎于汉字，故其在字形方面借用汉字的痕迹十分明显。以新本《三千书》为例，全书共 167 页，每页 18 个字，再加上 3 页无页码页 108 个字、个别内页溢出 1-2 个字，共收录 3200 个古壮字，其中超过 1200 个字借用汉字。下文对具体借用方法进行分析。

### (一) 借用汉字形、音、义

此类古壮字在借用汉字时，有的同时借入汉字的形、音、义，如：带一带（1-14<sup>①</sup>）tai<sup>33</sup>，伴一伴（150-2）ban<sup>21</sup>；其中，有的“音”仅为近似音，如：帝一帝（114-11）de<sup>35</sup>，治一治（111-8）tci<sup>21</sup>。还有一些古壮字只是借用汉字的形、义，如：玉一玉（47-7）noi<sup>33</sup>。更多的则是借用汉字字形表不同的音或义，如：有一固（空页 1-18）ko<sup>24</sup>。表 1 为《三千字》中借汉字字形表音的部分字例：

表 1 《三千书》中的字形表音字

字形	字音	汉义	字形	字音	汉义
庄	tʃaŋ <sup>44</sup>	无	堆	tuei <sup>21</sup>	双
别	piet <sup>53</sup>	识	坤	khun <sup>24</sup>	聪明
国	kok <sup>24</sup>	鞠	恪	khak <sup>44</sup>	他
敏	man <sup>21</sup>	李	坦	dat <sup>33</sup>	至
朱	tsu <sup>55</sup>	酸	班最	pan <sup>33</sup> tui <sup>35</sup>	暮

### (二) 以借汉字释字

金龙古壮字造字的初衷是用古壮字来解释汉字。但是，如果借用的汉字不敷用以解释壮语的语素意义时，会采用更为灵活的手段，以释义的方式来解释汉字，形成所谓的“释字字”。释字字多数用金龙壮语音读，仅少数用汉越音读。如：楚一诺楚（43-10）nuuk<sup>24</sup>sau<sup>24</sup>，nuuk<sup>24</sup>为汉越音，意为“国”；再如，孔一户孔（44-18）xok<sup>31</sup>khonj<sup>24</sup>，樵一海桧（59-5）xai<sup>24</sup>khan<sup>33</sup>。

释字字是金龙古壮字借用汉字时的一种较为奇特的现象。按理说，《三千书》作为一种教人识字的工具书，其追求的目标是简洁而实用，一个古壮字对应一个汉字是最为普遍的形式。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一个古壮字往往很难与一个汉字相对应，因此使用多个古壮字来解释一个汉字，这便产生了释字字。表 2 为《三千书》中部分释字且表音的字例：

表 2 《三千书》中的释字表音字

字形	字音	汉义	字形	字音	汉义
車驾	cie <sup>55</sup> tsa <sup>21</sup>	驾	核柿	kei <sup>33</sup> thi <sup>53</sup>	柿
核桃	kei <sup>33</sup> tao <sup>53</sup>	桃	道佛	dao <sup>31</sup> put <sup>31</sup>	释
葵葵	ləu <sup>44</sup> kuei <sup>31</sup>	葵	北方	pak <sup>53</sup> phəŋ <sup>53</sup>	北
诺浆	nuuk <sup>24</sup> tuŋ <sup>33</sup>	浆	菖蒲	ʃəŋ <sup>44</sup> bo <sup>21</sup>	菖

<sup>①</sup> 数字表示该字在《三千书》第 1 页顺数第 14 个位置。如无页码，则用空页带序号表示。下同。

借用汉字书写非汉语或作为另一种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这种现象较为常见，古壮字就是其中的一例。壮族和汉族交往、交流由来已久，语言、文字、文化相互影响，互鉴共存。由于汉语的影响，壮语借入了大量汉语词汇；古壮字也因汉字的影响而成为汉字文化圈的一员。同样，汉语和汉字中也留下了壮族文化的痕迹。比如，“糍（饊）”是百越语词（覃乃昌 1996），《诗经·大雅·公刘》中有记载：乃裹糍粮，于橐于囊；再如，《诗经·小雅·伐木》：民之失德，乾饊之愆。另据农瑞群、何明智（2016），金龙古壮字还出现在唐代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中。

### （三）仿汉自造字

金龙自造古壮字大部分是仿照汉字造字法，借助汉字或汉字偏旁部首将表音部件和表意部件结合起来创制的。具体可分为表音字与表音字结合、表意字与表意字结合以及表音字与表意字结合等3种。

#### 1. 表音字与表音字结合

这种自造字由两个表音汉字结合而成，可以是上下组合，也可以是前后组合。典型的有：𠄎（115-6）*thei*<sup>44</sup>“替”，𠄎（110-5）*mat*<sup>35</sup>“失”，𠄎（108-4）*thə:i*<sup>21</sup>“则”。两个汉字在表音方面起相同甚至是强化的作用，造字的同时也规定了所造字的读音。此外，两个表音字的结合，有时其中一个只起辅助声母的作用，另一个既体现声母、又体现韵母，这就造成两个表音字地位一轻一重的现象。这种现象或许是因为金龙壮语复辅音慢慢消失，金龙古壮字的辅助成分也渐渐失去了表音的作用。

#### 2. 表意字与表意字结合

即两个表意汉字的组合，也可以叫作“会意古壮字”。会意字在汉字造字法中较为常见，如“囍”，即由两个“喜”字组成，意谓“喜上加喜”。金龙古壮字也是这种情况。例如：𠄎<sup>kai</sup><sup>33</sup>“大”，汉字“竜”是“龙”的异体字，“龙”代表“巨大”，其与“大”组合成新字，即便不是很精通汉字的读者，也可从字面上判断出它的大致意思。一般说来，两个表意的字都是独立单字，在表意方面起同等的作用，如：𠄎（19-11）*nuei*<sup>21</sup>“岭”，由独立的字“山”和“内”组成，“山”之下添加“内”，其义就是“山与山之间”。再如：𠄎（76-18）*noi*<sup>24</sup>“谈”，汉字“口”即“嘴”，表示与“嘴”有关的意义，加上表“声音”义的“内”，由口内而出的东西是“谈”，这便形成了金龙古壮字“呐”。

#### 3. 表音字与表意字结合

即通常意义上的形声字。与汉字存在大量形声字的情况一样，大多数金龙古壮字也属于这一类。如：𠄎（58-13）“火”，从火，肥声；𠄎（112-16）“白”，从白，考声；𠄎（21-2）“酒”，从酉，留声。《三千书》中有很多这样的字，再举一些例字如下：

表3 《三千书》中的音意结合字

字形	字音	汉义	字形	字音	汉义
𠄎	<i>len</i> <sup>33</sup>	升	𠄎	<i>ða</i> <sup>21</sup>	老
𠄎	<i>tsuk</i> <sup>21</sup>	市	𠄎	<i>tsəŋ</i> <sup>53</sup>	夫
𠄎	<i>nəŋ</i> <sup>55</sup>	方	𠄎	<i>luo</i> <sup>21</sup>	阔
𠄎	<i>ðu</i> <sup>24</sup>	守	𠄎	<i>sau</i> <sup>33</sup>	星
𠄎	<i>lu:n</i> <sup>35</sup>	胖	𠄎	<i>thəp</i> <sup>44</sup>	卑

### 三 金龙古壮字借喃字的方法

金龙古壮字在形成过程中，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不可能仅受汉字的影响，受喃字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喃字也是仿汉字文字，故要归纳出金龙古壮字借用喃字的一整套规律来，诚属不易。金龙壮族世居地金龙镇有4个村民委员会21个村民小组与越南高平省下琅县陇埵、陇喉、板敬、下让等社接壤，边境线长35公里。这些地方的居民均自称“dai<sup>21</sup>”。张有隽(1999:5)指出：“两国边民中的傣人不仅毗邻而居，而且语言相同，习俗一样，互有亲戚关系，人死一起抬，耕地掺杂，互相越界耕种，通婚通商形成传统，宗教信仰、民间文字也一样。”

#### (一) 借用岱喃字造字符号

韦树关(2011)详细介绍了喃字造字符号“◀▶”“乙”和“ㄣ”在古壮字中出现的具体情况。这三个造字符号在金龙古壮字中的使用也很普遍，如：𠵿“园子”、𠵿“有”、𠵿“霜”、𠵿“雪”、𠵿“是”、𠵿“鞋子”，等等。但是，它们在《古壮字字典》所收集的古壮字中极少见到，在越喃字及靖西一带的古壮字中也没有见到<sup>①</sup>。可见，岱喃字的影响范围有限。我们将韦树关(2011)对喃字造字符号的表述进行了整理和补充，具体如下。

##### 1. 造字符号“◀▶”

在岱喃字中，将“◀▶”放在借用汉字或喃字的左右两边即可造出新字，左右两边的两个点所起的作用有两个：第一，表示省写，如：𠵿“回”，是“術”字的省写；第二，提示字音，如：𠵿“有”，“◀▶”提示字音与“固”相近。

受岱喃字影响，部分金龙古壮字也仿其做法，在借用汉字的基础上加上“◀▶”，借以表示减省笔画或是提示字音、字义。在仿造的过程中，原本左右两点的写法会产生一定的变化，这也是金龙古壮字对岱喃字一种灵活、变通的借用，如“𠵿”“𠵿”“𠵿”“𠵿”“𠵿”“𠵿”等。

##### 2. 造字符号“乙”

在岱喃字中，“乙”用于“雨”字头的字，表“雨”字头笔画有所减省，如：𠵿“霜”、𠵿“雪”、𠵿“雷”等。

金龙古壮字借用符号“乙”时，字形会有所改变，“乙”字可异写为“𠵿”“𠵿”等，如“𠵿”“𠵿”“𠵿”“𠵿”“𠵿”“𠵿”。

##### 3. 造字符号“ㄣ”

岱喃字中的“ㄣ”多放在借用汉字或喃字的右上角，起到提示音义的作用。受此影响，金龙古壮字也采用加字符“ㄣ”的方式造字，同样仅加在借用汉字的右上角，汉字可用简体也可用繁体。金龙古壮字中这一类字相当多，“ㄣ”既起到提示字音的作用，也起到提示字义或字音及字义的作用，如“𠵿”“𠵿”“𠵿”“𠵿”“𠵿”“𠵿”“𠵿”“𠵿”等。不过，金龙古壮字中没有“ㄣ”加在借用岱喃字上的现象。

##### 4. 造字符号“口”

这是我们在整理翻译金龙古壮字古籍文本过程中发现的一个造字符号，其使用方法跟上述3个造字符号的情况基本一样，只是金龙古壮字在使用这个造字符号时，随意性较大，往

<sup>①</sup> 《古壮字字典（初稿）》中带有“ㄣ”的字仅有72页的“𠵿”、83页的“𠵿”等少量几个。我们考察了越喃字书《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没有发现越喃字有造字符号“◀▶”“乙”和“ㄣ”。

往在同一部经书或同一首歌的歌本中，同一个字有时会带有造字符号“口”，有时却不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能使用经书或拥有歌本的人，往往都对一般常见的古壮字很熟悉，故歌本中有没有造字符号“口”，对他们来说都不会造成认读上的障碍。如金龙古壮字歌本中表示“看”义的“𠵼”，有时也写成“𠵼”，无论用哪种写法都不影响歌手的认读。这类字还有“𠵼”“𠵼”“𠵼”“𠵼”等。

## (二) 借用岱喃字增减符号造字的方法

岱喃字中有很多通过增减符号来表示简写或提示字音、字义的字，金龙古壮字也借用了这一造字方法，通过增减符号对古壮字中的借汉字进行改造，从而造出新字。例如表4所列《三千书》中通过增减符号造出的表音字例字：

表4 《三千书》中的增减符号表音字

字形	字音	汉义	字形	字音	汉义
𠵼	ðei <sup>21</sup>	積	𠵼	ðuei <sup>21</sup>	伸
𠵼	teie <sup>33</sup>	覆、遮	𠵼	ve <sup>21</sup>	回；旋，回旋
𠵼	mu <sup>21</sup>	雾	𠵼	vaj <sup>33</sup>	荣
𠵼	tsɔŋ <sup>24</sup>	支	𠵼	noŋ <sup>21</sup>	妹
𠵼	len <sup>33</sup> mei <sup>33</sup>	霄	𠵼	ak <sup>24</sup> la <sup>32</sup>	鹊

以表4中的“𠵼”“𠵼”为例来作进一步说明。“𠵼”本来由三个“若”组成，为了省写，部分“若”字可以用“厶”来代替；“𠵼”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可以看出，借字的省写，一般都经约定俗成后形成基本的通用符号。再如金龙古壮字典籍婚俗歌《官郎歌》<sup>①</sup>中的“𠵼”“𠵼”。通过这种造字法造出的字在《三千书》中尚有多个，试再举例分析如下：

𠵼 (74-14) ei<sup>24</sup> “斯”，仅保留汉字的某个部件，且这个部件还经过了改造，但能表达一定的意思。

𠵼 (55-14) tsei<sup>33</sup> “素”，通过加点来表达相应的意思，这类字在金龙古壮字中很常见，典型的有“𠵼”“𠵼”“𠵼”“𠵼”等。如《官郎歌》：𠵼者残吹𠵼芦昼（吃了就睡怎得知）。句中“𠵼”为典型自造古壮字，其写法为在借汉字“𠵼”的基础上加符号“厶”，这是金龙古壮字自造字中常用的方法之一。这种情况不仅在金龙古壮字中出现，《古壮字字典》中也有类似提示字义的“厶”，如“𠵼”（义为“成，行”）。只不过字典中将此类字列为异体字（如“𠵼”为“𠵼”的异体字）或方言字而已。

𠵼 (133-10) hai<sup>55</sup> “二”，该字在金龙古壮字古籍文献中常常出现。“𠵼”其实是越喃字“𠵼”的变体。“𠵼”由“台”和“二”组成，前者表音，后者表意。越喃字中，从1到5的正式写法是：𠵼、𠵼、𠵼、𠵼、𠵼。如《官郎歌》：台官掌判，意为“两个掌判官（两个媒人）”。

而在实际应用中，金龙古壮字的这种造字法更为灵活，不仅在所借汉字中省掉某些笔画，有些还对原有的笔画加以改变。仍以《官郎歌》为例，试再举几例说明：

𠵼：la<sup>32</sup>，多义词。如作第一人称代词“我”，此为岱喃字用法，是借汉字“羅”的简写。

<sup>①</sup> 金龙古壮字典籍《官郎歌》及下文提到的《红颜四季》最早可能出现在晋朝时期。前者为金龙壮族在举办婚礼时由男性媒人官郎所唱的婚俗歌。原歌仅有20多首，流传至今已演变成有400多首的规模。且有多版本，本文所引用的文本由农瑞群收集。后者为金龙街的黄家荣收藏并翻译。

“罍”字尚有另一写法“𠂔”，是借汉字“𠂔”的简写。如：𠂔伏牺吟吟许罍（伏羲皇已告诉请）（《官郎歌·称完请进屋》）。

𠂔：khoi<sup>24</sup>，“我”的谦称。借自汉字“块”，为了省笔，写作“𠂔”。如：户行𠂔亩戢玉低（家族不知女儿好）（《官郎歌·户问》）。

𠂔：ma<sup>32</sup>，“返回”。借自汉字“麻”，为了省笔，写作“𠂔”。如：𠂔依𠂔帮𠂔吹蓝（亲戚来帮办婚礼）（《官郎歌·𠂔𠂔大小礼》）。

𠂔：mu<sup>32</sup>，“返回”。借自汉字“归”，为了方便书写，写作“𠂔”。如：敢呈𠂔双姝朱戢（敢呈上靓丽双姝）（《官郎歌·答》）。

𠂔：lam<sup>21</sup>，“做”。借自汉字“为”，为了省笔，写作“𠂔”。如：𠂔𠂔𠂔四壁分云（四壁做成这样子）（《官郎歌·大仓》）。

《官郎歌》中类似的字很常见，其他的还有“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等。

### （三）婉转借用岱喃字

以金龙古壮字借字“碎”为例。“碎”tot<sup>55</sup>，义为“我”，源于越喃字。据陈增瑜（2007:418），京族喃字史歌《宋珍歌》中即有“圭碎于县浮花（家乡住在浮花县）”的用例。“碎”从表面看似是个汉字，但实际却没那么简单。先是岱喃字借入了越喃字“碎”，表达“我”的意思，之后金龙古壮字从岱喃字中将其借入，还是表达“我”的意思。但是，金龙古壮字在借用此字后，已不再只单纯用于表达“我”，还表达“好”的意思。如，金龙古壮字古籍《红颜四季》：𠂔𠂔计风调碎𠂔。其中的“碎”就是“好”的意思。该句直译为“今年计风调好谷”，意译是“今年风雨顺谷丰”。《红颜四季》中同类的字还有：泣“遍布”、始“家”等。

金龙古壮字古籍文本中，有一部重要的经书叫《塘佛》，为金龙壮族民间祭祀时的必备物品之一。书中记录了农耕时代的人们为上天求得物种和繁衍人类的人种，如何招募挑夫、沟通天上官府（江𠂔府、行遣府等），如何行船历险跋涉，历经十数道关卡后，最终才到达天庭，传递人类心声的艰辛历程。“塘”thaj<sup>21</sup>，义为“路”。《喃岱字字典》（Hoang, Trieu An 2003）中，将“塘（đường）”的意思解释为“街、路、线路”，并举例句“保戢塘𠂔宫阁”。在翻译《塘佛》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塘”，除了参考其所借岱喃字的意思外，还需借助金龙周边的其他语言、方言来互参。如壮语南部方言区同时还存在瑶语或平话、白话等语言或方言，它们大多都有“塘”这个词，读音和意思也差不多，一般用来表示距离。今南宁市郊仍保留有“五塘”“四塘”“三塘”等古地名，“塘”也是表距离的。

### （四）借用岱喃字的部首及功能

部首是喃字构成重要的一环。部首的功能首先是表意，喃字形成的过程当中，部首还会依不同的使用情况而被赋予不同的功能。见表 5：

表 5 岱喃字部首表（节选自赵氏娇蓉 2012:73）

部首	例字
人	𠂔 ra <sup>2</sup> “我”；𠂔 thəu <sup>3</sup> “父母”；𠂔 luŋ <sup>2</sup> “伯父”；𠂔 həu <sup>1</sup> “怎么样”； 𠂔 gən <sup>2</sup> “人”；𠂔 gən <sup>2</sup> “人”
下	𠂔 ha <sup>3</sup> “数字 5”；𠂔 loŋ <sup>2</sup> “下面”
个	𠂔 ca <sup>5</sup> “个”
刀 𠂔	制 tɛ <sup>5</sup> “制造”；别 bit <sup>5</sup> “摘”；切 si:t <sup>5</sup> “爱惜”



力	劬 reŋ <sup>2</sup> “健康, 强壮”; 勃 thum <sup>3</sup> “力气”; 力 lek <sup>7</sup> “瞥见”; 务 vu <sup>6</sup> “耕种季节”
口	和 khən <sup>3</sup> “稻谷, 大米, 饭”; 噀 thəm <sup>1</sup> “香味”; 喘 tɕəu <sup>1</sup> “喘气”; 啖 zuŋ <sup>3</sup> “样式, 款式”; 喋 van <sup>2</sup> “高兴祝贺”; 喽 vjən <sup>2</sup> “晚饭, 晚餐”; 叫 keu <sup>5</sup> “山岭”; 呿 khəu <sup>5</sup> “干, 干旱”; 吸 khop <sup>7</sup> “咬噬”
乙	乙乙 ut <sup>7</sup> ut <sup>7</sup> “鲜嫩”; 乙於 ut <sup>7</sup> ut <sup>2</sup> “不正确”
土	地 ti <sup>3</sup> “地方”; 坎 khwam <sup>3</sup> “朝下, 跌倒”; 坵 tom <sup>1</sup> “土地”
女	奴 nu <sup>2</sup> “是吗”; 妘 nu:ŋ <sup>6</sup> “你”; 婁 nuə <sup>1</sup> “上, 上面”; 奸 tɕan <sup>1</sup> “欺骗”
子	字 zu <sup>3</sup> “字”; 孝 heu <sup>5</sup> “度”; 孩 luk <sup>8</sup> “儿”

金龙古壮字借用了岱喃字的部首及其部分功能。具体如下:

1. 借用岱喃字部首强调“意”和“义”的功能。在岱喃字中, 部首并非千篇一律用于辅助表意, 还起到体现字义范畴的作用, 即表示与字义相关联的事物, 以便将与之合并构成喃字部分的固有意义固定下来。也就是说在造字中, 一个强调“意”, 一个强调“义”。金龙古壮字中有少量这样的字。如《官郎歌》: 啞者残吠巢芦昼(吃了就睡怎得知)。其中“巢”表示“睡觉”; “山”强调“意”, 跟上山砍木做床有关; “東”强调“义”, 即“森林”。

2. 借用岱喃字部首调整读音的功能。如表5中以“口”为部首的例字, “口”有表意作用; “口”的大小还影响该字的读音, “口”又起到表音的作用。如在《官郎歌》等民歌古籍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啞” zom<sup>21</sup> “看, 听”, 造字上既关连“口”, 还指向人的肢体活动。该字造字时本来可选择“目”字做部首, 但造字者“只简单的借用汉字‘針’来给这个岱语语素表音……‘口’字部首不仅表意, 还被用来调整借用汉字的喃字读音”(赵氏娇蓉 2012:78)。

3. 借用岱喃字部首的联想功能。如“呿”(127-12) kau<sup>31</sup> “进入”, 汉字读 chǐ, 语气词, 无确定意义。金龙古壮字本应用部首“足”造字, 却以“口”来作为部首。这只能根据语境通过联想来理解, 可形象理解为汉语成语“病从口入”中的“口入”二字, 即“呿”。

## 四 结 论

金龙古壮字中有一定数量的字在形、音、义以及造字法等方面, 不仅借汉字痕迹明显, 在借喃字方面也具有独特的表现。壮族和汉族在长期、频繁的交往交流中, 汉字的形、音、义以及“六书”造字法无不对古壮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越南的岱、侬族与中国金龙壮族同根同源, 语言相通, 习俗相近, 岱喃字对金龙古壮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对金龙古壮字进行研究时, 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于古壮字本身, 还应考虑汉字、岱喃字的影响。只有将古壮字研究视角放在仿汉字的大背景下, 很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 参考文献

- [1] 陈增瑜. 2007. 《京族喃字史歌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1989. 《古壮字字典(初稿)》,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 [3] 何明智. 2008. 《金龙布傣族群长篇叙事歌调查》, 《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 1 期.
- [4] 何明智. 2015. 《中越岱语喃字手抄本文献研究》, 《文化与传播》第 6 期.
- [5] 农瑞群、何明智. 2012. 《壮族布傣求务仪式文化符号解读》,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 4 期.
- [6] 农瑞群、何明智. 2016. 《从壮汉古籍探析傣音古壮字的历史与传承》,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 5 期.
- [7] 覃乃昌. 1996. 《“𠵼”、“糍”、“膏”、“ŋai”考——兼论广西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及壮侗语民族对稻作农业的贡献》, 《广西民族研究》第 2 期.
- [8] 韦树关. 2011. 《喃字对古壮字的影响》, 《民族语文》第 1 期.
- [9] 吴小奕. 2005. 《越南岱族喃字初探》,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 3 期.
- [10] 张声震. 2012. 《序》, 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古壮字字典》第 1-3 页,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 [11] 张有隽. 1999. 《边境上的族群——中越边民群体的人类学考察》,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 [12] 赵氏娇蓉. 2012. 《越南岱语手抄本喃字研究》,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3] 郑贻青. 1988. 《靖西方块壮字试析》, 《民族语文》第 4 期.
- [14] Hoang, Trieu An. 2003. *Tu Dien Chu Nom Tay*. Ha Noi: KHXH Nha xuất ban (黄朝恩主编. 2003. 《岱喃字字典》, 河内: 社会科学出版社).
- [15] Vien Han Lam. 2005. *Giai phap so bo cho he thong tu vung co ban cua cuoc song hang ngay ma dai lam bam. NC va TL MKNM*, 7: 118-122 (汉喃研究院. 2005. 《对岱喃字所记录的日常生活的基本词汇系统的初步求解》, 《新时代研究与讨论》第 7 期, 第 118-122 页).

## Jinlong Old Zhuang Script: Its Ways of Borrowing from Other Writing Systems

HE Mingzhi and HUANG Liuling

**[Abstract]** The Jinlong Old Zhuang Script shows evident signs of borrowing from the Chinese writing and distinct ways of borrowing from Chu Nom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Its ways of borrowing from the Chinese writing include borrowing the forms, sounds and/or meaning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dopting Chinese characters as its own characters used for interpreting other characters, and copying Chinese character formation methods for its own character-inven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or independent characters; and its ways of borrowing from Chu Nom include borrowing the strokes and signs of Chu Nom, copying Chu Nom formation methods of adding or deleting strokes and signs, employing borrowed Chu Nom characters to represent meanings in Jinlong Zhuang, and borrowing Chu Nom radicals together with their functions.

**[Keywords]** Jinlong Old Zhuang Script ways of borrowing from the Chinese writing ways of borrowing from Chu Nom

(通信地址: 532200 崇左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